

<<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595213

10位ISBN编号：780659521X

出版时间：2003-1

出版时间：四川巴蜀书社

作者：罗骥

页数：25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>>

前言

断代研究、专题研究、专书研究是建立科学汉语史体系的基础，十分重要。我国学者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，成绩斐然，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，有待广大学者进一步努力。

按王力先生的汉语史分期，宋代是中古汉语的后期，而按吕权湘先生的分期宋代为近代汉语的前期，两位先生的汉语史分期标准不同，看法也不一样，但这一时期里，汉语语音、词汇、语法都在发生或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，汉语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特征将全面显示出来，宋代乃是中古到近代汉语发展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，人们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的认识。

罗骥同志选择北宋时期的语气词作为研究对象，并写成《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》一书，是很有意义的。

本书从可靠、全面、适用三个方面着眼选择材料，注意断代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、材料的穷尽性统计与举例性收集相结合、描写与分析相结合，深入研究了北宋文献中出现的十九个语气词，详细描写其用法，统计其出现频率，探索其产生和发展源流，总结其演变规律，给读者提供了一份全面而准确的北宋语气词研究成果，颇有新意，对整个汉语语法史研究无疑也是一个贡献，值得祝贺。

罗骥同志1988年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，获文学硕士学位。

在云南省教育学院和云南师大工作期间，担任了相当繁重的教学任务，但他仍然勤于学术研究。

1992年出版专书《古汉语精要》，甚获好评；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多篇，如《“九黎”之“九”考》、《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》等，都是作者经过认真研究后获得的成果，非泛泛之论可比。

记得当年罗骥在川大学习时曾郑重地对我说：“将来绝不辜负老师对我的培养。

”十几年里他努力工作，不断前进，没有中道而废，确实在实践自己的诺言。

罗骥正当盛年，只要坚持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兢兢业业，不断探索，持之以恒，以后一定还会取得更好的成绩，撰写出更好的作品来。

罗骥这部书即将在巴蜀书社出版，他希望我谈谈看法，所以写了上面一些话，算作序言。

向 熹 2003.6.10于川大

<<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>>

内容概要

目录：“*”为左右结构，由“口、尔”组成。

<<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>>

作者简介

罗骥，男，汉族，1957年出生，成都市人。

<<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>>

书籍目录

序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研究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的意义1.1 语气词界定1.2 研究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的意义第二节 研究北宋语气词的方法2.1 断代研究与历史比较研究相结合2.2 材料的穷尽性统计与例举性收集相结合2.3 描写与分析相结合第三节 研究北宋语气词的材料3.1 北宋语言材料概述3.2 基本语言材料的确定第四节 北宋语气词系统4.1 北宋语气词的类型4.2 北宋语气词系统概述第二章 陈述语气词第一节 里 在第二节 了也矣来第三节 看耳尔焉第三章 疑问语气词第一节 么第二节 那第三节 * 嚮第四节 邪(耶) 乎哉第四章 祈使语气词第一节 著 则个第二节 好第五章 北宋语气语发展的基本评价第一节 北宋语气词的基本发展规律第二节 北宋语气词有汉语史上的地位附录一：主要引书目录附录二：作者已公开发表的有关汉语语气词的著述后记……

<<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>>

章节摘录

“语气词‘里’应来源于方位词‘里’，太田辰夫曾明确说：“它的来源是‘里’、‘裏’等表示处所的词。

”古代汉语没有方位词“里”，梅祖麟认为，作为方位词的“里”产生于魏晋之后。

东晋的《搜神记》、南朝宋的《世说新语》和南朝齐的《百喻经》已有这种“里”。

开始时“里”的数量很少，我们在《搜神记》里只发现3例。

这种“里”可以居于句尾，但还不是语气词，它们大都作介词宾语；如： [12]因直内著曲阁重闺里，不听人将出。

（世说882） 1131顾长康书谢幼舆在岩石里。

（世说722） [14]复取毒蛇内著怀里，即为毒蛇所蚘螫。

（百喻556） 以后“里”迅速扩张，我们统计杜诗中即增加到57例，这种“里”大量置换了“中”、“间”、“内”、“上”等与之同类的方位词。

至于方位词“里”如何虚化成了语气词“里”，按吕叔湘先生的意见，“里”与介词“在”构成固定的介词短语“在里”并虚化成为表语气的复音结构，而“里”又从这个结构中离析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语气词。

如此则例[13]句中的“里”与以后的语气词“里”有些关系。

而有研究者认为，方位词“里”成为助词的过程还不清楚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请参见本节“1.3”。

作为语气词的“里”在唐代即有使用，如： [15]有童谣曰：“花开来里，花谢来里。

”（玉堂闲话；太平广记，卷140） [16]后明皇幸蜀，至中路曰：“崽郎亦一遍到此来里。

”（嘉话录，同上，卷150） [17]他儿婿还说道里。

（变文3128） 唐代“里”均表肯定语气，但用例较少；到北宋，上述情况并无多大变化，但出现了用于疑问句的例子，但在三种北宋语言材料中仅有1例（请参阅本节“1.11”）。

到南宋，“里”可作“哩”，还是主要表肯定语气，仍只有少量用于疑问句，如： [18]上了灯儿，知是睡哩？

坐哩？

（惜香乐府57） [19]看如今怎奈何刘麟去哩？

（绍兴甲寅通和录，三朝北盟汇编卷162）上例“哩”用于选择句，应是一个新的用法；下例应是继承了北宋的用法（参见本节“1.11”例[7]）”。

上面这类句子中的“了”已经在虚化之中，但虚化的归宿是形尾而非语气词。

晚唐五代以后，这种“了”以后经历了一个前置到动词后的过程，最后虚化成为了，北宋正是前置或不前置形式共存的时期。

这种“了”都还具有明显的动词实义（结束），而且一般不能出现在全句之后，只能放在复句的前一分句（有的可看做是时间状语）后面，其后再接一个分句，前后分句的关系是“做完了甲事，再做乙事”。

可见，这种处于宾语后面的“了”就不是了2。

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据此确认，处于宾语后面的“了”只要不属上述情况就应该是了2。

动词处于句尾，其后的“了”既可能是了，（因其紧接动词后），也可能是了2（因其处于句尾）。

但是，即便是了1，由于处于句尾，它同时也应该具有了2的语法功能。

所以，凡处在句尾动词后的“了”都可以算做了2。

在对了2进行内部分析时，主要依据是它所表的语法功能。

2.12 北宋“了”的用法 在三种北宋语言材料中，共收集到286例作为语气词的“了”。其中禅语146例、宋词93例、程语47例。

以下是其用法。

A. 动+宾+了 [4]泉云：“师兄吃茶了，普未曾吃茶。

<<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>>

”（灯录256） [5]主云：“适来已通信了。

”（圆悟642） [6]万事都归一梦了。

曾向邯鄲枕上教知道。

（宋词 343） [7]若能不用意，却是都无事了。

（程语189） 以上是表事态变化已完成。

[8]樽前休更说燕然，且听阳关三叠了。

（宋词749） [9]未拈却者僧吃粥了，雪窦与拄杖了。

（明觉683） [10]“真师子儿，吃茶了！”

”（明觉673） [11]师云：“一状领过，吃茶了。”

”（明觉673） 以上用于祈使句，提醒、催促对方尽快做某事，表事态即刻将有变化。

B. 动+了 [12]已说了，犹是三乘外道之量。

（灯录438） [13]九十日春都过了，贪忙何处追游？

（宋词286） [14]云：“天台柳标曾施了，如今更赠二十枝。”

”（法演 [15]及因下蜀有功，便动了。

（程语192） 以上表变化已经完成。

[16]师曰：“慧全，汝得入处作么生？”

”全曰：“共和尚商量的。

”（灯录327） [17]只外面有些罅隙，便走了。

（程语97） 以上均用于条件句正句，表在某种情况下，事态将会出现某种变化。

C. 被动式+了 [18]旧欢才展，又被新愁分了。

（宋词642） [19]只被自家入井中，被井筒拘束了甲（程语100） [20]纵被江神收领了，离不得我和伊。

（宋词1044）前两例表变化已完成；后一例用于条件句偏句，相对表未然的正句来说，偏句表已然，所以，此例仍表变化已完成。

D. 动+结果补语/完成貌形尾+[宾语]+了 结果补语与完成貌形尾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一般认为，结果补语（尤其是表完结义的结果补语）的虚化形成了完成貌形尾，如完成貌形尾“却”和“了”就是这样演变来的。

由于有这样的关系，二者在语法意义上有很大的一致性，梅祖麟就说：“结果补语也是表示完成貌”，因为“一件事总是完成后才能有结果，所以结果补语既表示结果，也必须同时表示完成”，所以我们将这两种情况放在一起讨论。

现代汉语“呢”的来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，它可能的来源有若干个，而且在演变的过程中相互交织，难于理清。

在分别考察了“里”、“那”、“咏”的源流后（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“1.12”，本章第二节“2.2”、第三节“3.2”），我们可以尝试对现代汉语“呢”的来源作一个描述。

过去一般认为，现代汉语“呢”的来源有近代汉语语气词“哩（里）”和“那”。

现在看来近代汉语语气词“咏”及其前身“尔”也应是来源之一。

1928年，杨树达曾在《词诠》中指出，秦汉之际《公羊传》中的“尔”可表疑问，且用于典型的特指句。

这恰好是现代汉语“呢”的主要用法，一些研究者由此将这种“尔”与现代汉语“呢”联系起来。

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从语音上看，上古的“尔”属日母之部的字，《广韵》中“呢”（“呢喃”之“呢”）为女夷切，属泥母之部的字。

上古日母与《广韵》泥母的音值非常接近，而之、脂、支3部在宋代差别缩小，已可同用。

尽管宋代“呢”为动词，尚不是语气词，但后出之语气词“呢”的读音与之想来大体相同。

所以王力先生说：“从语音上说，从‘尔’，变‘呢’是说得通的。”

”不过，王力先生又说：“但是，从上古到近代，中间有将近一千年的空白点，历史的联系无从建立起来。”

<<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>>

”因此，80年代以前，学者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“那”和“哩”（包括其前身“里”）上。

80年代以后，研究者发现了从《公羊传》的“尔”演变到宋代“尔”的一系列事实，从而部分地将“历史的联系”建立了起来，大家因此意识到“尔”（包括后来的“咏”）也应是现代汉语“呢”的一个来源。

另外，元代出现的语气词“呢”与现代汉语“呢”还不是一个词，因为在用法上，前者与后者相差颇大。

所以元代出现的“呢”也只能算是来源之一。

根据语音、用法（包括最初用法和后来的主要用法）、使用地域上的差异和时间顺序等因素，可以把现代汉语“呢”的若干可会旨的来源“里”、“哩”、“那”、“尔”、“咏”、“呢”等分为以下两个系列： A. 尔——尔——那、呢 B. 里——哩 A、B两系的主要区别性特征是，在语音上，A系以前鼻音为声母，B系为边音。

在最初用法上，A系只表疑问，B系只表肯定；在后来的主要用法上，A系主要表疑问，B系主要表肯定。

在使用地域上，A系主要用在金元系白话，即偏北的官话；B系主要用在话本系白话，即偏南的官话。

……

<<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